



74
6640
26



174
6640
26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詹曠秦蕙田編輯

奉天總督魏元愷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曾

參校

宗廟制度

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注垂衣裳以辨

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

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

汝明

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為三辰華蟲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

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疏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七 宗廟制度

木下中也
附贈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偏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神
與星別此云畫之于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
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鷩則雉
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
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
常三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旌旗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
月而下則三辰畫之于衣服又畫于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亨先王則衮冕者卷
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
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
月畫于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特牲所云謂魯
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
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元
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會者合
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
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
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以三辰之尊不宜施
于器物也周禮有山龍彝樽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
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元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
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詩云魚在藻是藻為水草
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
火以圓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元云形如半環然記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
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
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繡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繡釋器云谷謂之
繡孫炎云繡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繡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
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後繡也詩
葛覃云為絺為紵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紵曲禮云為天子制瓜

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紵為皆以絺貴而紵賤是絺精而紵粗故葛之
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元纁為之後代
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則
合華蟲為一周禮鄭元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
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
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
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
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元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
虞夏以上蓋取虎象而巳粉米白米也絺讀為繡繡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
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繡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未衣用繪裝用繡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旌旗謂龍為宗彝為蟲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
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謂
虎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
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統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元
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
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
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
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以絺為繡則裘之衣
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鷩畫虎謂
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以
龍為首虎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鷩冕五章虎
雉為首虎首卷然故以鷩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鷩冕五章虎
消帖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此言作服汝明故傳其
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
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畧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

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樸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所重在後詩稱元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上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采明制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元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繪帛故云以五采施于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朱飾被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

蕙田案服章之見於經者始此傳惟釋宗彝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與康成不同先儒多不以為然疏釋天子衮冕十二章并採鄭氏郊特牲之注謂周衮冕之服亦畫三辰是孔之意直以鄭判三辰於旗而天子服止九章之

說為不然特未敢顯背之而曰禮文殘缺不可得詳耳

周禮考工記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注此言畫績六色取象及布采之次第績以為衣疏畫績並言者言畫是總語以其績績皆須畫之言績則舉對方而言自東方以下是也自言東方謂之青至謂之黃六者先舉六方有六色之事青與白相次以下論績於衣為對方之法也

鄭氏鈔曰其色之別有六畫績之事獨以五色為言何也蓋元之與黑皆北方之色黑者陰之正北方者萬物歸根復命之地而純陰之所聚也乃取其正者以名之然亦可謂之元焉自其辨而言之則元淺而黑深自其體而言言之初不甚相遠也然則畫元黑者殆難辨也故特以雜五色言焉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疏此一經皆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北方為繡次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

鄭氏鈔曰繡畫為斧形斧之為物能斷制也非義則不能斷白與黑謂之黼者唯義唯智然後斷故也王中皆繡王位設繡依皆取諸此而已矣此白黑所以

謂之黼也黻兩已相背相背所以見其辨也黻衣繡裳以賜諸侯亦取諸此而已此黑青所以謂之黻也項氏安世曰青以白次赤以黑次元以黃次此六色之相配者繡之以為衣青以赤繼赤以白繼白以黑繼黑以青繼此五色之相生者繡之以為裳陳氏曰繪事則青白赤黑元黃而對方繡事則青赤赤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繪陽事也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繡陰事也陰則親而不尊故比方而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注古人之畫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鄭氏鐸曰土者地也黃者地之中色故畫以黃地道成矩唯矩則方故畫地之形則以方惟天以一氣運而為四時四時之色春則為青夏則為赤秋則為白冬則為黑故畫天則隨時而變其色

火以圓

注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疏孔安國以為火字與此別也

山以章

注章讀為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為獐趙氏溥曰鄭改章作獐是山中物對下水以龍此未是蓋章是山之草木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解引爾雅釋山曰上正章謂畫山雖畫其章亦必畫其上正之形謂畫一坐山上頭尖要正當亦不必如此說

蕙田案山以章其義本難解鄭氏改章為獐似無理山之禽獸何獨獐也趙氏以章為山

之草木理則通矣然亦無據案爾雅釋山有曰上正章郭氏云山上平又邢氏上正章邱疏曰章亦平也王氏據以解此以上文火以圓例之為近是但畫山為平於義終未安竊意上文曰赤與白謂之章蓋山多石者其色近赤或以畫山之色赤白為章似稍有據觀承案赤白為章雖似有據然以此畫山之色恐無此形象不如姑以草木為地之章從趙氏說較穩不然則以章字對上火以圓二字只活看亦可蓋火雖炳爍不過摹作圓形山則青翠秀蔚千彙萬狀天地之文章莫過於

水以龍

注龍水物在衣疏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

趙氏溥曰龍水中神物畫水不畫龍則無以見變化之神

蕙田案龍冕服九章之所有也水以龍者左傳曰龍水物也不能離水而立故畫龍者兼畫水猶後世之畫龍者必以雲耳疏及趙氏謂畫水必以龍誤矣古人未聞畫水而必以龍者且於此文之義亦無當也

鳥獸蛇

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疏華言蟲者是有生之總號也故云蟲之毛鱗有文采也虞書有十二章于此唯言四章又兼言天地而不云日月星藻與宗彝者記人之言畧說之耳

鄭氏鏐曰是三物者有於旌旗而畫之有於衣服而畫之其意王氏昭禹曰古之畫績之事以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械之閒者其為象豈一端而已仰以觀天之文俯以察地之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或象其形與其性或象其色與其用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寓於中將使天下之人目擊心喻而得乎不說之大法士以黃則象其色也其象方則象其形也天時變則象其用也火以龍鳥獸虬之類亦皆象其形也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

疏尚書益稷之文解者多有異說孔安國言日月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也也七者畫于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亦畫于宗廟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無所法象或以為孔并華蟲為一其言華象草華蟲惟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為惟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為惟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鄭元讀會為績謂畫也綸謂畫謂刺也宗彝謂虎也惟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惟彝故以宗彝名虎也惟也禮有袞冕鷩冕毳冕其袞鷩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如鄭此言則于尚書之文其章不次故于周禮之注具分辨之鄭于司服之注具引尚書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杜之此注亦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為一也粉米若白米是粉米其為一也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法乾坤則冕服起於黃帝也加飾起自唐虞即書云于以觀古人之象云是也所以衣服畫日月星等者象王者之德照臨天下如三光之耀也山體鎮重象王者之德鎮重安靜四方又能潤益含靈如山與雲致雨也龍者水物也象王者之德流通無塞如水利蒼生又能舒卷變化無方象人君有無方之德也華蟲即鷩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宗彝彝常也宗廟之常器有六彝今唯取虎雉者虎取毛淺而有威雉取毛深而有知以表王者有深淺之知威猛之德也藻者水草是鮮潔之物生于清水能隨短長象王者之德冰清玉潔隨機應物隨民設教不肅而成也火者火性炎上用表王者之德能使宰士羣黎向歸上命也粉米者米能濟人之命表王者有濟養之德也黼白與黑开若斧斧能裁斷以象王者有裁斷之德也黻之言反戾背也黑與青謂之黻作兩已字相背象王者能綏化兆民能使向已背惡以從善故為黻也日之質赤月星之質白山作獐考工記云山以獐也龍為騰躍之形惟爾雅云叩鼻而長尾郭璞云似獼猴而大也章次如此者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星辰天用昭明日最為盛所以居先月星光劣其次之也上以象天下宜法地地之形勢莫大于山故次三光也能為水物水出于山故次之也華蟲象于禮樂文章以禮樂文章潤于萬物

五禮通考卷之七 宗廟制度

五禮通考卷之七

四

故以次罷也宗彝所以次華蟲者言王者既有禮樂須威和乃行無威則民不畏無知則教不成故以次也藻所以次宗彝者王者威知之德隨世而應故以次也火者言王者有德必向歸仰之如火向上故次之也米所以次火者民既歸王王須濟活濟活之理得米為生故次之也黼所以次米者言王者能濟活兆民宜裁斷合理却斧之斷決故以次之黻所以次黼者王既裁斷得所善惡各有分宜人皆背惡從善故以次之六采謂繡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異耳鄭注尚書性曰采施曰色性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杜言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也

禮記禮運五色六章十一衣還相為質也注五色六章畫績事也疏云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元也以元黑為同色則五中通元績以對五方則為六色為六章也為十一月之衣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質

爾雅釋言黼黻彰也

衮黻也注衮衣有黻文疏小雅采芣云元衮及黼衮必兼有黼黻詩但言及黼嫌于無黻故此釋之

大戴禮五帝德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

家語黃帝始垂衣裳作黼黻

陳氏禮書冕服之作尚矣書稱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則黼黻而上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

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皐而祭周人冕而祭則

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

以冕服奉鬯王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皐則夏商服

章蓋與古同矣古之服章十有二日月星辰在天成

象者也山龍華蟲虎雉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

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

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

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

也雉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

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

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詩曰元衮及

黼又曰元衮赤舄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特荀

卿謂天子袿褙衣冕諸侯元褙衣冕考之於禮王之

五冕皆元冕朱裏王之始冠元冠丹組纓聘禮釋幣
元纁束昏禮納幣亦元纁束聘禮之簋元被纁裏昏
禮之笄緇被纁裏方相氏元衣朱裳銘物亦緇上頰
末則元緇所以體道丹黃所以象事體道者常在上
象事者常在下故易稱垂衣裳以取乾坤天元地黃
而纁赤黃色則六服皆元衣纁裳矣荀卿天子袿卷
之說豈其所傳者異耶荀卿又曰天子山冕諸侯元
冠蓋山冕即衮冕也衮冕自登龍言之也山冕本山
龍言之也考工記曰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爾雅釋
丘曰上正章丘釋山曰上正章山禮記曰龍卷然則
火圓山上正而卷曲矣周禮交龍為旂觀禮天子載
大旂升龍降龍衣章之飾蓋亦如此則龍之一升一
降乃不為亢君德之象也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

如王之服則公衮亦有升龍矣康成改章為獐謂天
子有升龍降龍公衮無升龍誤也司尊彝有雞彝鳥
彝羊彝黃彝虎彝雉彝明堂位曰雞彝夏后氏之尊
也羊彝商尊也黃目周尊也則虎彝雉彝為有虞以
前之彝可知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
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
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為繡葛之
精者為絺孔穎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絺纁而
繡之以為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康成讀絺
為耑豈非溺于後代以疑古歟史記亦曰舜被絺衣
鼓琴

又曰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
北斗七星而已故禮記言招搖在上穆天子傳稱天

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 山古者衣韍尊圭棗皆有
 山飾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
 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古者衣韍旂旒儀禮有龍旒箕虞
 盾韜勺帷大記有龍韜皆飾以龍周禮曰交龍為旂觀禮曰
 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於繆曲禮曰左青龍書大
 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於繆則青者降矣
 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
 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然龍繪於上幅非繡於下幅
 慎之說誤矣 華蟲翟也翟不特施於王服而后之
 車服亦有焉所謂禕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
 特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
 詩言秉翟大記言揄絞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為
 二章非是 宗彝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

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
 而衣特以彝為章者以虎雌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
 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雌因號虎
 雌為宗彝其實虎雌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
 白蓋宗彝白而虎雌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為罽
 孔安國謂宗彝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皆臆論也 藻
 水草也施於衣與帨而已冕旒與玉纁亦曰藻皆取
 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巾車曰藻
 水草蒼色今藻色兼蒼赤蓋伏鄭各舉其一偏耳
 火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
 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
 圓鄭司農曰圓形如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
 傳曰火赤孔安國謂火為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

粉米鄭氏以粉米爲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爲之一物而爲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卽斧也刃白而鋸黑有剗斷之義故裘裳席巾中衣穎禪之領冒之殺覆椁之幕檀弓曰加斧於椁上飾棺用焉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荒髮見大 其文兩已相戾蓋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黻而黻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黻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

蕙田案陳氏駁先儒之說多是

又案以上服章

禮記王制有虞氏皐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皐而祭

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一章周九章夏殷未聞

儀禮士冠禮記周弁殷皐夏收注弁名出于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皐名出于幪幪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 疏欲見此無別代之稱也

禮記郊特牲周弁殷皐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注周弁殷皐而祭也三王共皮弁素積不易于先代

方氏慈曰皮弁則以白鹿皮爲之素積則以素爲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纁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裳幅爲裳是已

世本黃帝作冕服

更記放勳黃收純衣

論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疏鄭注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鞞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

詩大雅文王常服黼皐

注黼白與黑也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何氏指曰蔡邕云冕冠周曰爵弁殷曰皐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

陳氏禮書世本云黃帝造冕史記云堯黃收純衣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皐而祭郊特牲與冠禮記云周弁商皐夏收鄭氏釋王制謂皇冕屬也畫羽飾焉釋冠禮記謂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皐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白虎通曰弁攀也攀持其髮此雖不可以考然周禮掌次之皇邱樂師之皇舞皆以鳳皇之羽為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皐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

之孫子常服黼皐皐皐云者猶所謂黼冕也冠禮記與郊特牲以收皐對弁言之者三王其皮弁素積則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檀弓曰周人弁而葬商人皐而葬范氏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繪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弁所謂夏收殷皐者也其說不可考

蕙田案陳氏此說最為通達

禮記禮運衣其澣帛

注澣帛練染以為祭服疏澣帛染練以為祭服亦異代禮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為衣故玉藻云

陸氏佃曰衣其澣帛詩曰害澣害否傳以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婦人有副翬以接見君子見舅姑其餘則私也然則衣其澣帛蓋自禴狄而下且言澣帛則亦以著潔其衣服

蕙田案衣其澣帛不專指后服陸說非是

禮器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十三此以文為貴也

注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疏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希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用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為首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與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芣云元袞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陳氏禮書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十三其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

方氏懋曰凡服其章雖異至于元衣纁裳則通上下如之然此止以言士者士之服無章以元纁為主故也自大夫而上皆冕服也士則皮弁服而已藻必五宋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綠同義

蕙田案以上通論四代冕服

周禮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

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注六服同冕者皆禮之後太王之前不密至諸蓋饗射饗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袞卷龍衣也鷩神衣也毳屬衣也元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也希讀為繡或作希字之訛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龍次九曰黼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海調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則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疏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袞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云鷩神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神冕親禮侯氏神冕鄭注云神之言俾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禕若然則禕衣自袞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為禕衣其言不足信矣

王氏昭禹曰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

服止於鷩冕祭亦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不敢

陳氏禮書袞冕九章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觀弁師於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

不及玉瑱於諸侯言玉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於
 王言纁不言旂於諸侯言纁旂不言玉數止言纁言纁
 旂皆就而不言采數公之五冕皆三采言玉笄而不言紘是皆
 約辭以互發之則五采纁十有二就不言皆者其旂
 如康成之說信矣春秋傳曰上物不過十二郊特牲
 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
 有二旒龍卷以祭是王袞冕十有二旒也典命曰上
 公以九為節則上公之袞冕九旒九玉弁師言纁十
 有二就以見旂亦十有二言纁旂九就以見旂與玉
 亦九於王舉袞冕於諸侯舉上公之冕皆指其盛者
 言之也孔子曰麻冕禮也記曰玉藻前後邃延漢叔
 孫通之冕制版廣八寸而長倍之後方前圓後仰前
 俛則版質而麻飾之上元為延下朱為裏約之以武

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五采玉則朱白蒼黃

元也皇氏沈氏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貫編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一色者先朱後綠

玉有十二則每玉間以寸也其元朱方圓俛仰如此

先儒謂前低寸而辨物之德應物之事不變之體無方之用莫

不該存乎其間命之曰冕者禮為應物而設故也然

服飾於下陰也故司服之服六冕飾於上陽也故弁

師之冕五而已猶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三而

已訓編則大裘袞衣同冕猶三翟同副也康成謂大裘

無袞其冕無旒於經無據玉藻曰龍卷以祭其文在

朝日聽朔之上則祭昊天五帝先王之類皆以玉藻

龍卷此又與郊特牲象天則天數之說合矣蓋先王

祭服其內明衣加以中衣中衣繡黼丹朱然後加裘

袞焉則大裘之所著見者領而已袞服元衣纁裳而

九章則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也繪於衣藻也
粉米也黼也黻也繡於裳前後遂延則前十二旒其
玉百四十四後十二旒玉亦百四十有四郭氏曰旒十有

言日出冕前後而垂也釋名曰冕
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其鞞朱鞞其帶素帶朱裏朱

綠終辟執鎮圭摺大圭朝諸侯則
執瑁圭佩白玉而元組纁赤

烏驚冕七章驚雉也雉之為物五色備而成章故

曰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也司服

又謂之驚者別其名也考工記曰鳥獸蛇鳥而類於

獸蛇者指其文也鄭氏曰華蟲之
毛鱗有文采者驚冕以祀先公饗射然

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為祭則

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

為敬故弗敢也其制亦五采纁十有二就五采玉十

有二前後皆九旒其玉二百一十六元衣纁裳繪於

衣者華蟲火宗彝也繡於裳者藻粉米黼黻也紱帶

圭佩綬鳥與袞冕同然則饗射亦以驚冕者王朝觀

諸侯以袞冕故饗與賓射以驚冕祭祀以袞冕故大

射亦以驚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觀而大射殺於祭

祀故也燕射於寢則皮弁而已賈公彥謂賓射服皮

弁燕射服朝服然鄭氏釋司服謂驚冕饗射者饗食

賓客與諸侯射則賓射不以皮弁矣又皮弁即王之

朝服耳離而二之其說誤也左傳曰五雉為五工正

爾雅有顛諸雉鷓雉鳴音雉驚雉秩秩海雉鸛山雉

翰汗雉鷓雉翬雉鷓雉南方曰鷓東方曰鷓北方曰

鷓西方曰鷓而文章之所取者特鷓與翬鷓耳以其

文尤著故也 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

虎雌之飾而毳衣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

謂之毳冕。毳冕，王所祀四望山川之服也。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七旒，共玉百六十有八，繪於衣。則宗彝藻粉米也。繡於裳，則黼黻也。韍帶圭佩，綬舄與鷩冕同。詩曰：毳衣如荑。荑之初生，其色元則如荑，言其衣也。又曰：毳衣如琉璃。之爲玉，其色赤。說文：琉璃，玉類也。則如琉璃，言其裳也。劉熙釋名以毳爲藻文，鄭司農以毳爲屬衣，與宗彝之制不合，不足信也。爾雅曰：雌，叩鼻而長尾，郭璞曰：雌似猴而色黑，尾數尺，鼻上向兩則以尾若兩指，室其鼻，蓋虎取其義，雌取其智。希冕三章，王祭社稷五祀之服，非卑之於饗射也。以社稷五祀之所上止於利人，故衣粉米而已。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爲絺，以絺爲刺，謂希刺粉米無畫然畫陽事也。在衣繡陰功也。在裳希衣

之粉米，固亦畫矣。繡而不畫，則與餘章之在衣者不類。其說非也。唐以希冕爲繡冕，蓋亦襲鄭氏之失歟。希冕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五旒，共玉百二十。賈公彥謂天子九章，侯伯七章，大章也。章各依命數，數章也。則九章章皆十二，七章章皆七。若然，則舜十二章之服，日月星辰之類，皆十二乎。不必然也。考之於禮，升龍降龍爲一章，虎彝雉彝爲一章，則山火而下，蓋皆左右畫繡之也。元冕一章，王祭羣小祀之服，其衣元而無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以元名之。元冕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三旒，共玉七十二。而王之齊服亦用焉。荀卿曰：纓而乘路，卽元冕也。諸侯之齊，以元冠不以元冕。及親迎，則元冕。齊戒攝盛，故也。宗彝於十二

章之服在裳於九章之服在衣粉米於七章之服在裳於五章之服在衣蓋次服之首章上服固已升之矣夫乾居西北而天事武故黼之色白黑民居東北而成始終故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歸於復小而辨於物卦象之相推終於未濟之辨物居方舜命九官終於黜陟分北周官六計終於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然剛斷者先王之所沉潛非嚮而上之也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純設於下而中衣繡黼設於中皆六服後黼之意也詩曰元衮及黼黻衣繡裳常服黼皐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黻冕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衮黻也凡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 裨冕觀禮侯氏裨冕曾子問曰大祝裨

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鄭康成釋觀禮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玉藻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裨衣拘矣

蔡氏德晉曰衮冕衮衣而冕也下鷩冕等倣此享先王衮冕有二一則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祭武王則服之一則服九章自山龍而下荀子所稱山冕禮記所稱龍衮卽此其冕九旒祭太王季文王則服之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六服但舉其大綱一服中顏色各異寒暑不同初非一例如十二章之服以大裘爲上故舉此以例其餘必更有帛有絺而與絺必非一色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恐未必然以書願命卿士邦君麻冕蠶裳蠶爲元色推之可見

方氏苞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以衮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衮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
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斯不必言也典命職上公
九命爲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衣裳九章天
子法天以十二爲數蓋日月星辰麗天非人臣所敢
服

又曰九章之說羣儒辨之詳矣而學者終以三辰之
服未見於經爲疑不知六典乃設官分職之大經故
服物采章文多不具或彼此互見此職第言衮而不
及衮以上之三辰第言衮以下鷩以下毳以下元以
下而不及其繪繡之物則亦具詳於冬官可知矣

蕙田案先儒辨鄭氏天子衮冕九章之說甚
詳已見園丘祀天門冕服條下茲方氏所云
可謂簡而當也蓋十二章之服始於虞舜三

代所同周制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爲節故圭
尺二寸冕十二旒繁纓十二就則衣十二章
明矣故事天及五帝冬至則內服大裘裘之
外襲以元衣備十二章名之爲裘若五帝則
唯立春爲然餘則但服大裘外之衮衣至夏
秋以紗爲衣備十二章是祀天祀五帝其用
十二章之衮無疑但欲以別於祀先王之服
故不曰衮冕而曰大裘而冕也自鄭康成造
爲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王與公同服九章
之說則尊卑不分等威莫辨而與經文不合
矣況質文相變每後增於前周尚文而反減
冕服之章有是理乎蔡氏謂周衮冕有二一
十二章以祭武王一九章以祭太王王季文

王方氏謂不敢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服袞冕祀先公其義一方氏之說爲是蓋日月星辰麗天之文則服以祀天宜矣先王雖尊若以三辰臨之恐褻天之章故服山龍以下若太王王季文王旣經追王則皆謂之先王可也而又加區別非人子所敢出故驚冕享先公陳氏謂非尊先王而卑先公蓋不敢以袞臨尸服其義精矣蔡氏所云未詳何據至方氏又云學者終以三辰不見於經爲疑而以具於冬官爲辭此雖理或有之然亦非據也要之周禮大抵多因前代因則不同於創無爲特筆以著之又何必以三辰不見於經爲疑也且不見於經亦唯曰周官無之

爾尙書明言之矣可謂之不見於經乎卽如唐虞之制璿璣玉衡見於書不必著於周禮五瑞之制見於周禮而不必詳於書蓋古人簡質不獨周禮一書文多互見卽六經之文以互見爲援據者不可勝數也若必以不見三辰爲疑則固矣又謂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亦未確考郊特牲明堂位所言皆魯禮魯僭天子禮爲日月之旂故陋儒誇言以示美若周天子則固有之無庸說也卽曰創制亦只可曰魯人而不可曰周人也尙書孔傳云畫三辰於衣服旌旗疏言左傳有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三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旂也

據此則亦非周人始創明矣

宗元案天子法天以十二為數則服亦宜十二章此復何疑而仍訛襲陋者皆以九章為說不知只就公之服自衾冕而下九章如王之服一句可知王之服有在衾冕而上者合三辰而得十二章矣望溪先生此解可謂一語破的何舊說之憤憤也

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凡大祭祀其其衣服而奉之注自公之衾冕至卿大夫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耳其餘皆元冕與士同元冕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

祭氏德晉曰自公衾冕至大夫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與受王命之服其餘事之重者亦用之如冠昏之禮是也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元冕則助祭者皆元冕也若朝王及在國受王命與冠昏之禮則各服其衣服上公則衾冕侯伯則鷩冕諸侯自祭鄭康成謂惟魯及二王後衾冕餘皆元冕以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推之理或然也

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疏案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於上公降殺以兩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為差耳

公之孤四命眠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衣服各眠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衣服各眠其命之數疏四命者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為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但大夫元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元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也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

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之禮冕服九章

諸侯之禮冕服七章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冕服五章
注冕服者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
諸男如諸子之禮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 疏凡服皆以冠
冕表衣故言衣先言冕鄭氏冕服
是服此冕故云著冕所服之衣也

凡大國之孤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
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詩秦風終南黻衣繡裳
疏鄭于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
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傳衣衣卷龍也 音義表六冕之第一者也
書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

陳氏禮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賈公彥曰前為陽後
為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然則士喪記明衣裳不辟
喪裳一衻則吉裳不特三衻而已明衣長及齔則凡
裳不特及齔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
以象陰陽可知也明衣裳縗緦緇純士昏禮爵弁
纁裳緇純曲禮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凡裳有緣可

知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然冕服元衣纁裳皮弁
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
裳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
元端服惟三裳而已士昏禮使
者元端鄭氏曰有司緇裳無據
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緇衣非
正色也黃素之裳非閒色也蓋衣之元緇所以象天
道裳之黃所以象地德素陰之正也亦可以為裳纁
陽之閒也不可以為衣是衣之色常尊裳之色常卑
非必衣色皆正裳色皆閒也記且云爾者豈非以元
為天之正色纁非地之正色乎書言王麻冕黼裳卿
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
安國曰蟻裳元形裳纁詩曰毳衣如璊又曰載玄載
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裳以纁為主纁赤黃色以
土無正位必託於火故也若夫元裳素裳之類各象

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故元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

小雅采芣玄衮及黼箋元衮元衣而畫以卷龍黼謂飾衣也疏謂飾衣而畫以卷龍黼謂飾衣也

在衮也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飾衣以對衮畫衣故也衮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

何氏謂曰據此詩元衮明上公之衣亦元色周禮言元衮謂衣之無文者其本邑是元然則凡冕服之皆元衣其說確矣公衣五章裳四章而衣以衮為首子男衣三章裳二章而裳以黼為首此言元衮及黼者舉公及子男以該侯伯也又詩若槩舉九章當始于衮終于黻故爾雅訓衮為黻黻者衮之盡也此不言黻者以卿大夫止有裳一章刺黻無黼故但言黼以別於卿大夫明此所錫子者止於來朝之諸侯不為卿大夫設也凡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是時諸侯尚未來朝而王者已預為之儲具如此

韓奕玄衮赤舄疏又賜身之所服以元為衣而畫以赤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

何氏謂曰赤舄冕服之舄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履赤舄與王同也

論語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黼黻塞耳不任視聽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矜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黼黻塞耳不任視聽者黼黻黃綿也案今禮圖衮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黼黻諸侯以青纁以其冕旒垂目黼黻塞耳欲使無為滿靜以化其民故不任

視聽也

禮記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注卷

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

陳氏禮書公卿大夫之命以四以六以八陰數也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五以七以九陽數也典命上公九命衣服以九為節司服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是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則是三公一命衮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元冕則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也詩言周大夫之服毳衣則王之上大夫卿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則希冕元冕也然則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孤自希冕而下其服二服雖不同而冕同賈公彥曰諸公纁玉同文惟有一冕以冠五服其說是也弁師諸侯纁旂九就塔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鄭氏謂上公纁九就用玉百六十二侯伯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玉五十纁皆三采

弁師塔玉三采鄭氏曰塔故書作撫說文撫三采玉

四就玉三十一三命之卿纁三就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玉八纁玉皆朱綠考之聘禮諸侯朝天子圭纁朱白蒼大夫問諸侯圭纁朱綠則朱白蒼者君之纁朱綠者臣之纁冕纁之別蓋亦如此鄭氏之說是也希冕三章鄭氏謂孤纁四就蓋孤四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則服雖三章而冕四旂旒四就無害其與服章異也晉武公之臣請服於周始曰無衣七兮次曰無衣六兮以示不敢上眡侯伯姑請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也孔穎達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弁飾六玉冠六辟積然則卿服雖五章而冕纁六旂旒六就猶大夫之服三章而纁四旂旒四就不特人臣之冕如此王服九章而纁十有二旂旒十有二就是纁旂與服章不必同也

鄭氏又曰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然典命言各眡其命之數果一命之冕無旒則眡其命之數云者為虛言也夫冕之有旒為蔽明也纁之就數固雖不同蓋皆其垂過目而每就非止一寸每就一寸殆王之十有二就者然也賈公彥曰每玉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射人三公執璧執圭則服毳冕而已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於王射降而服毳冕矣鄭氏曰諸侯入為卿大夫各服本國服章與在朝仕者不同然卿大夫出則伸而加一等人則屈而降一等則各服本國服章之說無是理也
書曰周公秉圭射人三公執璧蓋圭乃公之常禮璧特侯之卿大夫所執也王之卿大夫其所執亦羔雁特其節與
夫不同
 周語單子譏陳侯弃衮冕而南冠春秋伐楚之役許男卒而以袞斂夫陳侯有袞冕許男以袞斂尊三恪而優死王事者也左氏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書大

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纁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纁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然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漢明帝時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為十二旒三公諸侯服山龍九章冕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服用華蟲七章冕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以承大祭然旒有前無後非古制也又古者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則大夫以上助祭皆冕服也明帝之時百官不執事者約

元以從失之矣

蕙田案侯國諸臣之服與諸侯之服不同諸侯之服章數依命數而諸臣之服不隨命數也故公之孤四命而服希冕三章若王朝諸臣之服以義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宜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陳氏謂王朝之卿大夫皆降其命一等同諸侯章服極是又從鄭氏云纁旒與章服不必同則非矣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注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

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疏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于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藻之前後各有十二旒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闊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

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次五采玉既貴備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三采者先朱後綠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廟司服及觀禮卷皆作卷

馬氏疏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祭之則深邃冕止于五則大裘而冕與裘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裘而已周官于祀昊天不言裘則用裘可知也記于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尤儒有云大裘無冕裘而其冕無旒不知何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元衣而

冕冕服之下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鄭注知端當為冕謂元冕也是冕服之下

方氏慈曰經有曰元冕有曰元冠有曰元端何也蓋元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為祭服衣元衣而加元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元端而朝日則是元冕者也元端而居則是加元冠者也聽朔亦元冕者敬朝事如祭故也

諸侯玄端以祭皮弁以聽朔於太廟

注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

服唯魯與天子同皮弁下天子也方氏慈曰元端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者示受之於天故神之也諸侯以朝服聽朔者示受之於祖故明之也

陸氏佃曰元端元端而冕諸侯冕而祭于公元端而冕祭于己據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然則元端雖冕異于元冕元冕纁裳元端而冕元裳特牲主人冠元端不言元嫌裳或素天子言門諸侯言大廟言內朝斥近不敢以言天子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弁而祭於公也

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惟孤爾然則士弁而祭于己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于己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冠元冠為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元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自用爵弁自祭已屬於禮可用也是記者緣事類許之著爵弁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與少牢異故鄭注云唯孤爾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者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也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禮須依班序著弁於禮可也

馬氏疏孟曰大夫則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者亦周官大服同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元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于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為己重而孔子非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

則不可也

李氏某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注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衰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

衰猶進也疏謂復時以始命衰賜之衣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用衰衣又以冕服爵弁服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衰衣君特所衰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衰若有加則賜是衰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衰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陸氏佃曰先儒謂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黻裳也然則復諸侯以衰衣公襲衰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衰

喪大記君以卷大夫以玄纁士以爵弁注君以卷謂上公也楨赤也元衣亦裳所謂卿大夫自元冕而下之服也

疏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衰冕而下大夫以元纁者用元冕元衣纁裳也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陳氏禮書諸侯祭服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其冕服又曰君純冕立於阼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

以朝鄭氏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及二王之後衾
冕餘皆元冕考之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
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以其致隆於公不敢
與已同其服則諸侯以鷩毳希冕祭於王端冕祭於
已宜矣然玉藻元端以祭言其服也元端無章則三
旒之冕可知鄭氏易端為冕過矣 司服言及諸侯
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其齋服有元端素端則
元端素端非特士之齋服而已鄭氏曰端者取其正
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袷
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袷
三尺三寸袷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袷廣袤等
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袷殺於袷尺非端也大
夫之袷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袷圍長衣

之袷長弔祭及餘衣之袷侈司服凡弔事弁經服雜記凡弁經

袷儒行曰孔子衣逢掖則元端之袷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

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

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元裳

統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

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冠端元內則子事

父母冠綏纓端鞞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

子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

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元端齋服也諸侯與士

以為祭服玉藻元端以祭特牲冠端元是也大夫士

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元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燕

服玉藻天子卒食元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鞞是也

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齋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元齊之端衣亦元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元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元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元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襍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朝服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鄭氏曰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元後黃荀卿曰端衣元裳絕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葷齊則衣裳皆元非齊則裳不必元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元端即朝服之私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元端素裳此說無據服元端者冠則緇布冠齊則元冠特天子齊用冕燕則元冠而已然齊或用素端則其冠不元矣鄭氏曰素端為札荒有所禱請是也

蕙田案以上王祭服見諸臣服冕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注延冕之覆是延冕之名

焉紐小鼻在武上弁所貫也今時冠卷當帶者廣表以冠紐其舊象與 疏云皆元冕者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以上元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即是上元者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此以弁貫之使其固牢也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遠取彼以釋之案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縹緇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延延故玉藻云天子玉藻前後延龍卷以祭是也云延冕之覆在上者案玉藻注延冕上覆言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元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低也云延冕小鼻至其舊象與者古之紐武弁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紐之表以冠紐者貫簪之處當冠紐之中央是周冕垂紐於武貫弁之舊象也言與者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鄭氏鐸曰王之吉服六服每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裘則戴纁冕十有二旒大裘與裘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

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注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

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遠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開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釐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釐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釐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釐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釐言五采藻十有二者此據衮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為藻繩十二道為十二旒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以玉有青

赤黃白黑五色于一旂之上以此五色玉貫于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玉笄朱紘者以玉笄貫之又以組為紘仰屬結之也云纁雜文者若水草之藻有五采故云雜文之名也云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者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于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纁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云纁不言皆有笄者謂王之五冕纁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纁不言皆有笄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此經十二旒據衮冕而言是以鄭云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旒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已下計可知

王氏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一就備數也
玉有十二備物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
蔡氏德晉曰王之吉服六而言
五冕者以元冕無旒不數之也

蕙田案天子之冕雖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別而每旒之玉皆十二諸侯以下之冕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而玉又用璿也元冕無旒故不數蔡氏較注疏為長

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

玉璿玉笄

注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紘皆元覆朱裏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璿耳者故書璿作璿鄭司農云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無惡玉名 疏諸公云纁九就又云纁旒皆就與上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十有二異上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為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璿冕以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王不言玉璿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紘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璿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鄭知侯當為公者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也知三采朱白蒼者聘禮記公侯伯纁藉三采朱白蒼故知三采亦朱白蒼也云出此則與者與謂天子朱紘諸侯當青紘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

蕙田案諸侯九就以上公言之也璿玉三采

則纁旒亦宜三采矣纁旒皆就即完白謂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五命則五就皆如其命數以為就也陸農師謂諸侯九旒則上公十二旒鄭剛中謂天子皆十二旒說俱未是

陳氏禮書延先儒謂冕上覆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上元下朱以表裏冕版三十升則麻之尤精者也書稱康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顏淵問為邦孔子曰服周之冕則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故荀卿曰郊之麻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武紐弁師五冕皆紐鄭氏曰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蓋武冠卷也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鄭氏曰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子姓之冠編冠元武不齒之冠元冠編武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元編而后黻鄭氏謂秦人曰委齊東曰武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

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於弁九一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則武之設所以約冠也紐垂於冕之兩旁其長及武笄以貫之鄭氏曰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遂延繩每一匝貫五采玉諸侯纁旒皆就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侯伯纁七就子男纁五就孤纁四就卿纁三就大夫纁再就理或然也然冕五而已未有不設纁旒者鄭氏謂大裘之冕無旒爵弁如冕亦無旒此不可考紘纓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為藉冕而朱紘諸侯為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為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為紘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為紘卿大夫冕

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鑊魯朱紘君子以為
 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
 於左笄遠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飾謂之紘二
 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纁纁之垂餘謂之綖
 檀弓曰蟬有綖鄭氏曰喪冠緇布冠纁而不綖冕弁紘而不
 纁春秋之時楚子玉瓊弁玉纁自漢以來冕纁各象
 其綖色冕弁而有纁非古制也夫縣鐘磬者亦謂之
 紘繫車蓋者亦謂之紘佩容臭者亦謂之纁馬之膺
 飾亦謂之纁旌旗之旒亦謂之纁禪被之識亦謂之
 紘則紘纁綖之名非特施於冠冕也 綖詩曰葛屨
 五兩冠綖雙止檀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綖 綖謂蠅喙
 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綖也孔子曰吾未之
 聞也玉藻曰緇布冠緇綖諸侯之冠也 綖冠素紘既
 垂綖

五寸惰游之士也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綖大帛不
 綖元冠紫綖自魯桓公始也雜記曰大白冠緇布之
 冠皆不綖委武元縞而後綖 秦人曰委 齊東曰武 內則子事父母
 冠綖纁 笄鬢笄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諸侯玉
 笄士冠皮弁爵弁笄則冕弁有笄也國語范文子以
 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也士喪服婦人吉笄有
 首尺二寸吉笄象笄也男子之笄亦或尺二寸大夫
 士之笄亦或象為之歟 禮王祀以玉路朝以象路王玉爵諸侯象
 侯玉笄大夫士用象可知賈公彥釋士冠禮大夫士笄當用象鄭氏釋士冠禮謂有笄者屈組
 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纁而結其條無笄蓋指緇布冠
 言之也雜記曰緇布不綖則緇布非特無笄又纁而
 不綖矣古者笄亦謂之簪易曰朋盍簪鄭氏謂笄今
 之簪是也荀卿鍼賦曰簪以為父則簪形似鍼而巨

也考之士喪禮髻笄用桑長四寸纓中其母之喪內御者浴髻無笄則髻笄與冠弁之笄異矣髻笄四寸所以安髮男子婦人皆有之男子死有髻笄而無冠弁之笄以其不冠故也婦人死不特無冠弁之笄亦無髻笄以其不以髮爲猶男子之冠故也家語曰孔子之喪襲而冠此王肅附會之論也荀子亦曰髻而不笄 瑱以充耳統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言褻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尙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纊卽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

人君用黼纊卽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爲士之服充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爲人君之服於說是也然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爲黃玉而用瓊華以飾象則是士瑱用二物與餘瑱不類非禮意也鄭氏以素爲素統青爲青統黃爲黃統人君五色人臣三色然魯語王后緇元統夫人加紘緹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則夫人以至士妻特有所加而已其織元統一矣未聞有五色三色之別也又統所以垂充耳而充耳不在統謂統爲充耳非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元統以垂之瓊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尙之也梁制垂以珠瑱班固賦曰雕玉瑱以居楹礎石亦謂之瑱則瑱居纊下可知也

賈公彥曰古者瑱不用纁士死則用白纁然士之襲禮皮弁祿衣緇帶鞅鞞竹笏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孰謂瑱用白纁特死者之飾哉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為之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璽象邸玉笄注故書會作餘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上

喪禮曰鬢用組乃弁鬢讀與餘同書之異耳語曰以組束髮乃著弁謂之櫛浦國人謂反紛為鬢璽讀如璽車轂之璽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中也有璽讀如璽借璽之暴暴結也皮弁之纁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暴暴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暴是也邸下也以其骨為之疏先鄭以會為五采束髮讀如爲皮弁會五采引士喪禮及浦國之事後鄭皆不從故以會謂纁中解之先鄭讀從馬會取會結之義又讀璽如璽璽之暴直取音同未知何義也元謂會如大會之會漢歷有大會小會又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爲璽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在者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抵

易氏祓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于眠朝韋弁用之于於兵事冠弁用之于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眠朝則日眠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紵衣是已冠弁也所謂元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元弁在其

蔡氏德晉曰皮弁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也玉笄貫於弁以爲固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等纁旒玉璽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

二三命之纁纁七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五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纁七子男纁五玉亦三朱孤則纁四二命之卿纁飾三再命之大夫纁飾二玉亦一朱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纁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許結禁令者不得相借喻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不言冠弁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皮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疏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者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

易氏祓曰此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弁之制蔡氏德晉曰韋弁服主亦有之言於此互見也各以其等如其命數也孤卿大夫則如其命數而降一等故八命者七旒六命者五旒四命者三旒其三命者亦三旒再命一命者無旒士則不論三命及不命皆不服冕而服爵弁掌其禁令不得有僭逾也

蕙田案蔡氏之說是也康成說侯伯子男玉數則非

陳氏禮書皮弁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
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
其等為之儀禮士冠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皮弁笄
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賓同篋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
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為之蓋皮弁存毛順物
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
而已凡在下者為邱可以託宿者為邱玉璫則縫中
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邱則下祗用象而託以皮者
也爾雅邱謂之祗賈公彥曰邱下祗也謂於弁內項上以象骨為祗然謂之
祗不特施於項上魏臺訪議曰邱以象骨周緣弁下根祗然則魏武所作
弁祗或古之遺制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
之鄭康成曰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

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大夫璫飾二玉亦二
采於理或然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三又
可知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說文引詩會弁如星謂骨
之可會髮者此不可據又

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
國曰綦文鹿子皮說
文綦者
艾色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為士之齋冠
綦組纓為世子佩詩以綦巾為女巾皆其未成德者
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
其等為之則士弁無玉飾康成讀

玉璫為綦以綦為結是臆說也記曰三王共皮弁素
積語曰素衣麕裘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士冠
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
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
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
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

弁之紘亦異矣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詩曰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眾矣蓋人為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韋弁爵弁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氏釋周禮謂以韋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韋韋之附注是也釋聘禮謂韋布以為衣而素

裳既曰韋為衣又曰韋布為衣既曰韋為裳又曰素裳蓋以軍國之容不同故也然賈服之徒謂韋韋之附注者袴屬於足附也袴屬於足附則非衣也詩於兵服曰制彼裳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裳載是常服春秋傳曰衾服振振則兵事上下同服矣詳不可知也或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孔安國曰綦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

哭諸侯服爵弁而卽戎服之爾士冠禮爵弁服纁裳
純衣緇帶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帶檀弓天子哭諸
侯爵弁紵衣書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雜記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襲皮弁一爵弁
一元冕一釁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
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
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纁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
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
其色也其弁紵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鄭氏
釋士冠禮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則赤多黑少
矣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
黑少鄭氏爲之二說是自惑也其言爵弁赤亦無據
蕙田案以上冕弁之制

右服冕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七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八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金匱纂書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徐慶畧

參校

奎美保德書院都督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吉禮六十八

宗廟制度

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

展衣緣衣素沙注卿司農云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

者鞠服召以卷夫人以展狄也婦以禮衣履者音聲與闕相似禮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元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注准而南青黃五色皆備成章曰將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禕衣畫翟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上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禮禮之言宜禮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祿衣者實作祿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祿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及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元婦人尚專

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轉也六服皆袍制以白轉為裏使
之張顯今世有沙較者名出于此疏王之吉服有九章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
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
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案內等云祭祀則贊天地
無禪言禪惟宗廟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于外神不與是
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祭地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為
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司農云禕衣畫衣也者先鄭意禕衣不言
狄則非翟雜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又引祭統者彼据二
狄則非翟雜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又引祭統者彼据二
王後夫人助祭服禕衣與后同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狄是翟羽故也云
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者先鄭意以素沙為服名又以素沙為赤色義無所据
故後鄭不從之元謂狄當為翟者破經二狄從翟雜之翟也伊洛而南以下至日
搖皆爾雅文元引此者證禕為翟也又云翟衣畫翟者以先鄭禕衣不言翟故
增成而加畫者亦就足先鄭之義云闕翟則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
言翟而加關字明亦刻繪為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
鞠衣已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襜褕祭先小祀則服
闕翟也言此者欲見后無外事惟自宗廟分與先王先公先小祀之遺俗者漢時有圭
同差羣小祀王冕冕故后服闕翟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漢時有圭
衣刻為圭形綴於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繪綴於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
也

鄭氏鐸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
三服無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
龍而下有鷩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

已以王服之章十二推之則后服六刻十二以為飾
何則文質雖殊而合體同尊法天之大數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素沙

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
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平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
二王後禕衣疏上言王后六服此論外內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以下三
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為裏故云素沙也鄭必知九嬪已下服鞠衣以
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以下服亦三等故也云外命婦者此約司
服孤絺綌卿大夫同元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以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
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但司服孤卿大夫士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
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
緣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鞠諸侯之臣皆分
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綌卿大
夫同元冕無孤之國則卿絺綌大夫元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其天子
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外命婦服亦得與諸侯臣妻服同也
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平者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
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內命婦三
是以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夫人三公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
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禕冕玉藻君命闕狄據子男夫人則
三公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總云乎以疑之也云
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夫人亦闕狄唯二王之後禕衣者玉藻云夫人揄狄夫人
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揄翟者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鞠衣
一命禮衣並是子男之國闕翟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翟

二王後夫人當禕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注云上公以衰則夫人用禕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衰冕其妻亦得服禕衣矣此注直云二王後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冕冕夫人服闋狄不定故不言若然喪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禕是魯之夫人亦得禕衣故彼鄭注副禕王后之上服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上公夫人與魯夫人也

蕙田案九嬪服鞠衣若中宮無后以九嬪中賢而長者攝行后事當服闋狄也侯伯夫人得服揄狄而王朝三公之夫人止服闋狄以近尊而降也蓋亦如公卿大夫之服其出封皆加一等矣

凡祭祀其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其其衣服祭

祀共三狄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時

詩邶風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揄翟闋翟羽飾衣也

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焉疏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為飾

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規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旒蓋則可施于衣裳則不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長為

何氏楷曰翟山雉尾長者取以為衣名郝敬云闋狄喪大記作屈狄栖伏曰屈狄有揄屈猶袞龍有升降也鄭元云三翟以翟雉之形為飾不用真羽展玉藻作禮說文作袞云丹穀衣也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與說文合當從之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當作祿御於王之服色黑此后六服也又案鄭司農謂禕衣元揄狄青闋狄赤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而孫毓以為禕衣赤闋狄黑展衣赤其揄狄鞠衣祿衣同俱未詳所出姑兩存以備考此翟依鄭說則揄狄闋狄也與上章言副皆祭祀之服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祚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蒙覆也緜之

靡者為縞是當暑祥延之服也。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縞。縞者展衣更則裏衣縞。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蓋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用縞為之。以文與縞相連。嫌以縞為之故。其具所用也。縞者以縞為之。精曰縞。縞曰縞。其精九細。縞者縞也。言細而縷縞。故箋申之云。縞縞縞之盛。縞者言是當暑祥延之服者。謂縞縞是縞縞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縞者去熱之名。故言祥延之服。祥延是熱之氣也。

何氏楷曰案周禮六服之外原有素沙鄭注謂素沙為六衣之裏據雜記云復用素沙其非衣裏明矣所謂蒙彼縞縞乃展衣上加縞縞蒙之即素沙也郝敬云素沙即白紗所以加於衣上者尚綱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於外凡縉薄細者皆稱縞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

蕙田案何氏釋素沙之說近是

禮記玉藻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禕讀如帶揄讀如搖帶皆習

節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國禕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縹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禕衣畫翟者揄狄畫翟者闕狄刻而不畫。

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畢小則則服闕狄。闕狄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曰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條衣御于王之服。闕狄赤榆。青禕衣元鞠衣黃展衣白條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鄭注以經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壺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闕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禕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

陳氏禮書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壤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禕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禕以陽成於奇陰成於耦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禕衣為上揄狄次之言禕衣則知揄之為狄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

則其制屬於揄禕而已三狄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賈之徒謂祿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元而已故禕衣元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祿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狄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狄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狄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

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緣則循緣之也燕居及御於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為循緣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緣衣者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鄭氏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禕衣然記言士緣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禕衣記稱夫人副禕是也再命鞠衣則上

公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祿衣而改禕為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禕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祿衣之袂不侈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縮為翟不畫也

此了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祿或作稅疏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故云君命屈狄者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狄也禕衣是王后之服故鄭知當為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祿衣也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

一命禮衣士祿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

儀禮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衾立于房中南面注次首飾也今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袵元則此衣亦元矣衾亦祿也衾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衾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衾明非常疏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者案彼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又云衣祿衣者服次

姆纁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婦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袵之纁笄被頰繡在其後注女從者謂姪娣也袵同也周禮曰白與黑謂之繡鄭大夫之妻刺繡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施施繡繡于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疏注云卿大夫之妻刺繡以為領者以士妻言被明非常故知大夫之妻刺之常也但繡乃白黑色為之若於衣上刺畫之若于領上則刺之以為其男子冕服衣畫而裳繡繡皆刺之其婦人領雖在衣亦刺之矣然此士妻言被繡謂于衣領上別刺繡文謂之被則大夫以下刺之不別被之矣

特牲饋食禮主婦纁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注主婦主人之

之主祭祀纁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繡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疏云纁者謂若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

髮之笄非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云凡婦人助祭同服也者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故知同服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

衣侈袂注被錫者為髮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今文錫為錫疏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者此被錫侈袂與主婦同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當與士妻同經筭絹衣若士妻與婦人助祭一皆經筭絹衣以絹衣下更無服窮則同故特注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是也

禮記雜記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裏衣

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沙穀為裏內

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

有禮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

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沙穀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

之如今袷袍重緇矣裏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

稅衣疏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故云皆袍制不禪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既用祿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祿衣也

喪大記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稅衣注上公以

用禮衣而侯伯以鷲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其世婦亦以

禮衣疏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世婦以禮衣者世婦大夫

妻也其上服唯禮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

同也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

陳氏禮書祿衣緇神素裏色紫無禮衣亦神素裏色紫無爾雅

曰赤緣謂之祿內司服言緣衣玉藻言祿衣士喪禮

襲服亦言祿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緣祿

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祿衣御于王之服

亦以燕居男子祿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

裳赤緣謂之祿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

陳三服元端皮弁服爵弁服有元端無祿衣士喪陳

三服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有祿衣無元端則祿衣所

以當元端也然元端之裳三祿衣連衣裳元端無緣

祿衣有緣此其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鞠衣裳與稅

衣纁紳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鄭氏曰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

蓋丈夫祿衣緣以赤婦人祿衣緣以纁古文祿為緣

鄭氏亦曰祿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

祿衣則祿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閒之色異耳
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祿衣鄭氏以士之祿衣雖不
緣而其名同故引而證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
衣纁衽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衽鄭氏曰凡婦人不
常施衽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復衣不以衽明非常
也然純衣祿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
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衽則明凡祿衣皆有衽也
孰謂衽特為昏禮施哉宵衣士昏禮女次純衣
纁衽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特牲禮主
婦纁笄宵衣立于房中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
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鄭氏釋昏禮曰宵讀為
素衣朱綃之綃綃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為領釋特
牲謂其繒曰宵染之以黑記有元宵衣釋少牢曰被

錫讀為髮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
紒為飾因名髮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纁笄者大
夫妻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
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玉藻士祿衣或作稅衣
曾子譏子羔之襲稅衣纁衽則女次純衣纁衽者祿
衣也昏禮之姆特牲禮之主婦皆纁笄宵衣則宵衣
不以純矣少牢禮之主婦與贊者一人被錫衣侈袂
則錫衣非宵衣矣玉藻曰王被衮士昏禮曰女從者
畢袵元纁笄被頤黼孟子曰被袵衣則被者服之也
不特首飾而已鄭以被為首飾以少牢之被錫為髮
鬢以詩被之僮僮為髮鬢誤矣不特此也釋追師則
以侈袂為侈祿衣之袂釋少牢則以侈袂為侈宵衣
之袂釋昏禮謂姆宵衣以綃為領釋特牲謂主婦宵

衣以綃為衣禮文殘缺鄭氏自惑學者據經可也禮
 有錫衰錫冪史有阿錫蓋錫布之細者也少牢大夫
 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不亦宜乎若助祭之類則申
 上服內司服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
 沙凡祭祀賓客凡命婦共其衣服鄭氏謂外命婦唯
 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于其家則降
 焉然則諸侯之卿大夫妻以禮佐夫人蓋亦視此
 衫元衣黑士昏禮女從者畢衫元纒笄被纒黼在其
 後鄭氏曰衫同也纒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
 領謂之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
 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
 始嫁施禪黼于領上假盛飾也然論語曲禮皆曰衫
 締裕孟子曰被衫衣則衫設飾也說文曰裝纒也亮

屬纒與裝纒通用則衫元者設飾以元也纒黼
 亮為領而刺黼也從者畢衫元女與姆之衣元可知
 從者纒黼則女與姆之領不以亮可知衫元而黼領
 此表衣耳與黼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
 與昏禮婦人從者均于畢衫元鄭氏以衫為同曲禮
 曰衫締裕鄭氏又以衫為禪是自戾也
 又景衣白裝衣白士昏禮女次純衣乘婦以几姆加
 景乃駢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
 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
 錦而加之以裝也景以禦塵裝以晦其文玉藻曰禪
 為紉則景蓋亦禪歟衣錦尚裝夫人始嫁之服庶人
 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

蕙田案禮書辨正注說皆可從

又曰緣爾雅曰緣謂之純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
 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
 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
 邊廣各寸半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
 徹緣司几筵莞筵紛純纁席畫純次席黼純士昏禮
 主人爵纁裳緇袍袍謂緣袍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女次純衣纁褂亦褂
緣也稱之任也以緇緣其交象陰氣上任也既夕記明衣縗緇在幅曰緇緇在下曰緇緇緇衣
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縗象天地也士冠禮黑履青絢纁純博寸既夕
 記服攝白絢緇也記曰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純緣也又曰
 童子緇布衣錦緣雜記鞞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
 寸純以素紕以五采在旁曰紕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褂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史曰標襪襪緣也古者衣裳冠帶鞞屨席有緣而
 純袍紕緇絢鞞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

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
 衣之緣縗緇中衣黼領之緣丹朱童子緇布衣之緣
 錦婦人祿衣緣纁周禮祿衣作祿衣履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
 之緣或朱緣或元華席之緣或紛或黼或繪鞞之緣
 爵與素口服之緣白絢其他不可考也喪服無緣至
 練然後練衣黃裏緣緣既祥然後縗冠素紕大夫去
 國徹緣以喪禮處之也公子為其母麻衣緣緣為妻亦麻衣緣緣以父厭殺之也

蕙田案以上后祭服及后以下之服

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
 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注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
童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統紘元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緇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女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

之程也鬢髮如雲不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禮
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其家則亦降
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鬢髮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纒笄綃衣是也昏禮女
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祿衣之袂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
后同 疏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別有司服內司
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其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
亦當如下履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履兼王為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其掌此直
掌后已下首服也桓二年臧哀伯云衡統紘纒則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
男子婦人皆自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于此經無男子耳副者是副貳之副故轉
從賈為益之義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繇動案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如
于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旣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云服之
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旣祭之中含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總
言之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旣衣首服編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
首服者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旣可知昏禮女次純衣則祿衣祿衣而
云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明副旣衣也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
展衣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也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
者以禮見王則與展衣首服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祿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
祿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唯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
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以下差別則衡笄惟施于翟衣其鞞衣以下無衡矣
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衮冕黻帶裳幅鳥衡統紘纒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
婦人之衡亦施於三翟矣故鄭云唯祭服有衡也鞞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統以
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統以懸瑱則知婦人亦有統以懸
瑱也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者傳云衡統紘纒與衡連明言統為
衡設矣笄旣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笄言橫
據在頭上橫貫為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為從此衡則為橫其衡下乃以
統懸瑱也云外內命婦自其家則亦降焉知者大夫妻服禮衣首服編士妻服

禮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特牲云主婦纒笄綃衣少牢云主婦鬢髮衣
侈袂但大夫妻侈袂為異又不服編故知自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為證耳

何氏楷曰王之祭服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
首服皆副可知

王氏昭禹曰后之服六首服有三益以一當二副配
禕掄編配闕鞞次配展祿

陳氏禮書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
笄左傳曰衡統紘纒昭其度也鄭司農曰衡維持冠

者鄭康成曰王后之衡笄皆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
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垂瑱孔穎達曰婦人首

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
衡亦玉諸侯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統弁

師士冠禮言笄則繼以紘是衡有統笄有紘也副
者翟之配以配禕翟則禮所謂副禕是也以配掄翟

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祿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爲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髮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爲髮髻云者蓋所傳然也莊子曰禿而施髻詩曰鬢髮如雲不脣髻也左傳曰衛莊公髡己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髻說文曰髮益髮也蓋髻所以益髮而鬢髮者不脣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者不特髮髻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髮髻也鄭氏皆以爲髮髻非是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纏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纏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纏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纏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

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爲妾者不矣士女纏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纏笄總而已此不可考纏色緇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拂髦冠綏纓男女未冠笄者盥漱櫛總拂髦總角士冠禮緇纏廣終幅長六尺贊者坐櫛設纏賓坐正纏特牲禮主婦纏笄宵衣鄭氏曰纏今之幘梁也纏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髦而結之蓋櫛以理髦而後纏以纏爲紒然後笄古之言纏笄者未有先笄而後纏也

蕙田案副編次三者皆用髮爲之副爲首飾之上而名副者蓋旣以己之髮爲髻復別用髮爲首飾以加其上有貳益之義故名副也用以配禕衣故記言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又

以詩副笄六珈推之諸侯夫人掄狄而首服
用副故先儒謂掄狄闕狄皆以副配也但副
既以配三翟其制亦宜有三等之別如用玉
加于副以為飾謂之珈侯伯夫人掄狄之副
用六珈則王后禕衣之副其珈必不止六而
闕狄之副其珈又當降殺如王五冕之旒有
等級之辨也編次舊說編列髮為之用以配
鞠衣展衣次次第髮長短為之用以配祿衣
追王昭明謂以纒作髻如堆特牲禮所謂主
婦纒笄宵衣士昏禮女次純衣姆亦纒笄宵
衣女從者畢矜元纒笄康成云王后之燕居
亦纒笄總是也衡笄皆髻也長大者為衡短
小者為笄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

有衡橫貫副上兩旁以紃懸瑱大夫士之妻
笄用骨角士冠禮有設纒設笄之文左傳有
衡紃紃紃之語則追衡笄三者男子亦有之
其與婦人異同之制不可考矣

詩召南采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被首飾也 僮夙夜在事謂視濯視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祭祀畢
夫人釋祭服而去髮冠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 疏被者首服之名
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髮注云被
揚讀為髮髻古者或別職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紃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
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
知者特牲云主婦纒笄少牢云被髮纒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
言被與髮髻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髻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為髮
髻者以別是髮髻之名直云被髮于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髻與俗本不同少牢
也少牢既正其請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髻也定本作髮髻與俗本不同少牢
云注婦衣修袂注云衣納衣而修其袂耳修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
寸袂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則異何者夫人于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
見君祿衣御序于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絲衣士視盥濯猶
爵弁則此夫人視濯蓋展衣否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
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視衣明矣
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修袂
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修袂以為修袂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納衣

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袂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士祭元端其妻紉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為侈袂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朝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祿衣之袂此主婦髮鬻在少年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

朱子集傳被首飾也編髮為之

嚴氏粲曰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狄以下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以為或作商時故與周禮異

鄘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

之笄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也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衣服之飾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紉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鬻也髮鬻之見玉是也言編若今假紉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紉形加于首上者亦髮與已髮相合為紉故云所謂髮鬻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于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

后則多少無文也

朱子集傳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

何氏楷曰副者祭服之首飾毛傳云編髮為之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副以覆首為之飾編者編列他髮為之次者鬻他髮而次第其長短與已髮相合為紉追者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為衡笄即詩追琢其章之追衡笄鄭元以為二物其制皆以玉為之謂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懸瑱孔氏以左傳衡紉紉經證之謂紉與衡連文以橫貫為橫此衡垂在兩旁當耳據人身而言豎為從則此衡為橫其衡下乃以紉懸瑱也愚案如孔

說大是強解左傳雖衡統連言然自是兩事如下文
言紘紘是纓從下而上者紘是冠上覆之元布何
相涉之有且衡之與副既言垂於副之兩旁何得名
衡據鄭眾杜預解衡但謂維持冠者愚意左傳言衡
直是指筓而周禮衡筓連文亦正謂筓橫貫在頭上
故名之謂衡筓耳男子之筓以維持冠婦人之筓則
以固髮所以知后筓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筓以玉故
知后與王同也侯夫人無考珈說文云婦人首飾毛
傳云珈筓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云珈之言
加也孔云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筓飾繇副既筓而加
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
之有六據此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季云
筓本婦人之常飾唯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

以下妻所無也錢氏云今人步搖加飾以珠飾之少
者六多者倍徒至三十六據詩云六珈然則古玉數
凡六也案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
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黥天鹿辟
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筓六珈者諸爵獸皆
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疑未必
古制也

蕙田案何氏以衡即筓駁注說甚是
禮記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

陳氏禮書阼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子阼法

云副筓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褱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
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 疏此明神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
行禮之儀戶初入之時君待于阼階夫人立于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得
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攝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鄭風言
直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筓木玉加于副上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案周禮
禕衣揄狄闕狄等皆是后之所服禕衣則后服之上者故鄭云禕王后之上服也

陽之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袞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禕衣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為二王之後誤矣

蕙田案禮書駁鄭氏禕衣為二王夫人之服亦是

祭統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純純冕純亦緇也冕皆上元下纁其

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未用元冕而祭副及禕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云夫人東階西階則知在房謂西房也

方氏慙曰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于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袞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袞冕副禕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耳蓋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服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祿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禕則天子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

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禕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揄屈者止曰副禕而已

蕙田案以上后首飾

右王后服飾

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鳥黑鳥赤纁黃

纁青句素屨葛屨注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復下曰鳥禕

語反與鳥屨有句有纁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為下緣易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纁緇純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縷其下元謂凡履鳥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句纁純素積白屨緇純謂并纁屨黑句纁純是也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也詩云王賜韓侯元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鳥黑鳥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鳥元鳥為上禕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為約聲之誤也句纁純者同色今云赤纁黃纁青句纁雜互言之明鳥屨眾多反覆以見之凡鳥之飾如纁之次赤纁者王纁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鳥皆黑飾后之青鳥白飾凡屨之飾如纁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納謂之拘著鳥屨之頭以為行戒纁純中緇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鳥其餘唯服冕衣翟著鳥耳士爵弁纁屨黑句纁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纁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疏云掌王及后之服屨者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追師與弁師男子婦人首飾服各別官掌之屨鳥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為赤鳥以下謂掌而營造之故云為也赤鳥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狄之鳥也黑鳥者天子諸侯元端服之鳥赤纁以下云纁云句者欲言纁以表見其鳥耳赤纁者是天子諸侯黑鳥

之飾黃纁者與婦人為元鳥之飾也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為白鳥之飾凡履鳥皆
有絢纁純三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履鳥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履者大
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屨者自赤鳥以下夏則用葛為之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履
下者欲見素履用葛與皮故也云著履各有履者履鳥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
履也下謂底履重底者名曰鳥禪底者名曰履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鳥履
有絢有纁有純者飾也者言纁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于其中言絢謂縷頭以條
為鼻純謂以條為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略也云皆縷縷純者葛履皮履皆有縷也
縷純純用縷則縷亦用縷色也云元端黑履者凡元端有上土元裳中土黃裳
下土雜裳今云黑履者據元裳為正也云青絢縷純者履飾從縷次也云素縷曰
縷者皮弁服素積以為裳故白履也云縷縷縷純者亦飾從縷次也云爵弁縷履
黑絢縷純者鄭云尊祭服飾從縷次言云王吉服有九者則司服六冕為韋弁皮
弁冠弁是也云鳥有三等者謂赤鳥黑鳥白鳥也云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者此經
先言赤鳥是鳥中之上是大冕之鳥也引詩元衮者冕服皆元上縷下而畫以衮
龍云赤鳥者象縷裳故也引之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鳥赤鳥為上也云
下有白鳥黑鳥者白鳥配韋弁皮弁黑鳥配冠弁服案司服注韋弁以韋為弁
又以為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韋之赤色韋為之今以白鳥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
鄭志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以素為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鳥配
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
之服也謂冠元端縷帶素鞞白履也白履即與皮弁素積白履同今以黑鳥配之
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元端大同小異皆元冠縷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
裳白履若元端之裳則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鞞從裳色則天子諸侯
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鳥有三等元端既不得與祭服同
亦鳥若與韋弁皮弁同白鳥則黑色無所施故從上土元裳為正而黑鳥也大夫
元端素裳亦從元裳黑履矣云王后吉服六鞞祭服有鳥者以王鳥有三后鳥不
得過王故知后鳥亦三等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鳥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
而色各異故三翟以三等之鳥配之元鳥配禕衣則青鳥配搖翟亦鳥配闕翟可

知云鞠衣以下皆履耳者后服三翟既以三鳥配之且下又命婦唯言履不
言鳥故知鞠衣以下皆履也云何當為制知者以此履鳥無故向之義案士冠禮
皆云絢故知當為絢云絢縷純同色者案士冠禮三冠絢縷純各自同色故也男
子有三等履鳥婦人六等履鳥故雜互見之明其眾多也云凡鳥之飾如縷之次
者無正文此約皮弁白履黑縷縷純白黑北方為縷次爵弁縷黑縷縷純黑與
縷南北相對尊祭服放對方為縷次也以此而言則知凡鳥皆不與履同而為縷
次可知云言縷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縷純三者相對者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縷
純故知三者相對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云凡履之飾如縷次也者亦約土
冠禮白履黑縷縷純之等而知也云黃履白飾白履黑飾黑青飾者此據婦人
之履縷衣已下之履故有黃履黑履也以履從縷次為飾故知義然也云絢為之
縷者縷縷之頭以為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絢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
縷者縷縷言拘收白拘持為行戒者謂使低目不妄顧視也云其餘唯服冕衣翟
后以下婦人也

訂義湯氏曰禕下曰履復下曰鳥凡鳥之內必有履履外有加鳥故云復也履
之與鳥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履同色也周人衣服大概三色元青黑縷之類
為一色白素之類為一色縷赤黃之類為一色此三代所尚縷赤周也白素殷
也青黑夏也縷赤為上白素為中青黑為下故儀禮爵弁縷裳皮弁素積元冠
元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元冕五曰綸冕四曰毳冕縷麻衣毳縷衣也詩
曰毳衣如琉璃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但周人盛服不用白素故鳥無白
者自漢明帝時諸儒讀尚書始為山龍華蟲十二章之飾而冕服始皆元衣
縷裳故鄭康成謂冕服皆赤鳥宜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漢與服
志參考之知漢儒衣服非
復周制康成蓋時學耳
王氏詳說曰鄭氏于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履人其說鑿矣且玉藻所謂享天
子諸侯衣服冠佩等制甚詳未嘗及鳥履不過曰在官不俟履又曰童子不履

約又曰弁行刻刻起履又曰退則坐取履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黑履白履縹履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為王與后服履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為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赤鳥韋弁皮弁則白鳥冠弁則黑鳥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禕衣則元鳥揄狄則青鳥闕狄則赤鳥何祭服之多而鳥之少耶何后服之少而鳥之多耶謂后之鞞衣黃履展衣白履祿衣黑履何王之履絕無而后之履有許多耶况經有赤鳥黑鳥而巳鄭氏乃有白鳥元鳥青鳥為經有素履葛履命履功履散履而已鄭氏乃有黃履黑履白履焉經有赤縹黃縹而已鄭氏乃言縹必有絢純言絢必有縹純三者相對焉又以鳥之飾如縹之次以履之飾如縹之次不知又自畔其說且既曰復下曰鳥禕下曰履今以白履黑履為履之飾如縹之次又以縹履為鳥之飾如縹之次是以縹履而縹鳥又以爵弁為士之祭服故尊之以為鳥其說愈不可曉

蕙田案履人注疏諸家皆議其非而亦莫能疏解簡確使人可曉其制者唯郝仲興曰履禮服之履王用赤鳥象陽后用黑鳥象陰縹牙底接處以小縹綴其際為飾王赤鳥赤縹象純陽也后黑鳥黃縹雜象陰也絢以縹者履頭為鼻拘束行履也王與后鳥絢用青象東方帝出之生氣也青黃赤黑四者四方

之正色故王與后吉履用之白不用近凶周所勝色也素履燕居之履無縹絢文采之飾葛履當暑王后皆用之鄭氏謂王吉服九鳥三赤白黑后吉服六鳥三元青赤鳥飾南北相對如縹之次履飾西北相比如縹之次皆無端穿鑿案郝氏之說簡易明白較諸家為勝矣

觀承案注謂言葛履明有用皮時是反以用葛為常而皮特其偶矣不知古者行禮之服皆用皮履故以葛履別言之於後耳詩傳夏葛履冬皮履者亦特言隨時之便非以葛履為夏時行禮之服也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

注命夫之命履縹履命婦之命履黃履以下功履次

命屨下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主
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命屨者散屨亦謂去飾 疏上明王及后等尊者
鳥屨訖此即臣妻及嬪已下之屨也云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鳥唯云屨大
夫以上衣冠則有命鳥無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縹屨
故云命屨縹屨而已云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者以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
九嬪已下不得服鳥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
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與女御皆祿衣黑屨故云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
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者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元冕皆以赤鳥為命鳥
以下仍有章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
則功屨次命鳥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為命屨功屨
之中有履衣白屨祿衣黑屨故云亦然云世婦以黑屨為功屨者以其皆以禮衣
白屨為命屨其功屨祿衣黑屨也云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者以二者皆有祿
衣黑屨為命屨而已云士及士妻謂命屨者案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
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再
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受服則并得此屨故云再命受服者鄭志趙商問同
飾者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鄭志趙商問同
服王后之六服之制自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
皆縹裳赤鳥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鳥冠弁服黑衣裳而黑
鳥冠弁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
赤鳥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
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鳥
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為皆同裳色也

蕙田案郝仲輿曰命服之屨亦赤黑二色青黃縹絢功屨次于命屨文飾而攻綴散屨賤

者之屨案上云命夫命婦之屨此不當云賤者之屨散屨蓋不加功飾所常御之屨耳

陳氏禮書古者衣象裘色鞞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履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鳥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元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為績次青赤白白黑黑青比方者為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絢縹純白屨縹絢縹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絢縹純白屨縹絢縹純皆縹縹縹也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謂弁韎不中糾也純縹縹也則凡鳥之飾如績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絢青縹黑而縹純如之則縹從絢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鳥三赤鳥配冕服而黑絢縹純白鳥配皮弁服而青絢縹純黑鳥配冠弁服而赤絢縹純后之吉服六而鳥屨各三元鳥配禕衣而

黃絢縹純青鳥配揄狄而白絢縹純赤鳥配闕狄而
黑絢縹純黃履配鞞衣而白絢縹純白履配展衣而
黑絢縹純黑履配祿衣而青絢縹純履人言鳥止于
赤黑言縹止于赤黃言句止于青有素履而無飾履
有葛履而無皮履鄭氏謂雜互反覆以見之理固然
也觀弁師于王言冕之表裏延紐而不及玉璜言纁
而不言旂于諸侯言玉璜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言
纁旂而不及玉數言纁旂皆就而不及采數大宗伯
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
有社稷而無大元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
無邱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者不可勝
舉而禮皆約辭以互發之則鳥履之辨如鄭氏之說
信矣然謂禕弁衣素裳白鳥此不可考內司服辨外

內命婦之服鞞衣展衣祿衣履人辨外內命婦之命
履功履散履鄭氏謂命夫之命履纁履命婦之命履
黃履以下功履次命履于孤卿大夫則白履黑履九
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履為功履女御士妻命
履而已蓋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
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鞞衣則纁履爵
弁而上之履也黃履鞞衣之履孤卿大夫之功履白
履黑履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與孤妻內子功
履亦白履黑履以其所服者唯祿衣故也女御士妻以
黑履為命履以其所服者唯祿衣故也詩云赤鳥几
几元袞赤鳥赤芾金鳥周公及諸侯冕服之鳥也赤
鳥謂之金鳥者鄭氏謂金鳥黃朱色也考之于禮周
尚赤而灌尊黃彝纁裳赤黃馬黃朱而諸侯之芾亦

黃朱鄭氏釋斯于詩曰帶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鳥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履

與鄭氏之所傳者異也總士虞禮曰足有緣之爵

謂之總爵則總緣也鄭司農曰赤總黃總以赤黃之

絲為下緣鄭康成曰總縫中紉正義曰總者互底相

接之縫綴條于其中約履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

約說文曰縻布縷也縻繩約也鄭釋履人曰約謂之

拘狀如刀衣鼻著履鳥之頭以為行戒釋士喪禮曰

綦結于跗連約者約在履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

賈公彥曰約謂履頭以條為鼻或謂用緇一寸屈之

為約約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約以絲為之所以自

拘戒猶幅所以自偏束也童子不約未能戒也喪履

無約去飾也鄭氏曰小功以下吉履無約人臣去國鞮履不約以喪禮

處之也純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

曰純以為口緣綦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

跗連約內則履著綦莊周曰正繫繫履鄭氏曰綦履

繫也所以拘止履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蓋綦屬于

跟後以兩端嚮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約止足折也

鞮履鞮履以革為之周禮有鞮履氏曲禮曰鞮履素

箠鄭氏曰鞮履無約之扉也

又曰用履脫履之節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

席祭卒爵退坐取履隱辟而后履鄉飲酒禮司正請

坐于賓賓主人介眾賓皆降說履揖讓如初升坐說履

先左賓先右乃羞鄉射大射儀並做此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正義曰

及卿大夫說履不云君降說履則君說在堂上士虞禮曰尸坐不說

履待神不敢燕情也曲禮曰戶外有二履言聞則入言不聞則

不入毋踐履侍坐于長者履不上于堂解履不敢當

階就履跪而舉之屏于側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內則曰履著綦綦履也玉藻曰禮已三爵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後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履少儀曰排闥說履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戶以至祭末旅酬無算爵與夫尸饗餼食之節皆不說履而戶坐亦不說履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于燕飲侍坐于長者無不說履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履不上于堂在室則履不入于戶排闥說履于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履不下于堂不出于室矣解履必屏于側取履必隱辟納履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

必俯說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履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磬子韞而登席其君執手而怒之此知說履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說履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履也魏志亦不解履上殿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階脫朝祭皆跣履惟蕭何劍履上殿魏武亦不解履上殿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階脫鳥升壇入廟脫鳥升殿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梁天監中尚書參議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履詔可隋志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臺官詣三公至黃閣下履過同還著履唐志元正冬至受朝貢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鳥置于席升開寶通禮太廟晨禱饋食并禘給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鳥韞左傳曰韞而登席則履有韞矣史曰張釋之為王生結韞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韞之士則韞有繫矣梁天監開尚書參議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韞蓋方是時有不跣韞者故議者及之

蕙田案以上鳥履

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疏坎北方之卦朱紱南方之物

朱紱方來也舉與方者明物無不至酒食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禮記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韍或作黻

疏此論魯有四代制制有虞氏直以韋為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夏后氏畫之

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韍

為祭服案士冠禮士韍韍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

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方氏慈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

文成矣于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圓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

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注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

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圓殺直口韠制也天子

四角直無圓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圓

其上方變于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閉語也

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疏此一經總明韠殺上下尊卑之制案士冠禮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元端之韠此云士爵韠故知是元端之韠也圓殺

直者前方後挫角則圓也前後方方則殺也又天子直故鄭云日韠制也公侯前

後方是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于天子也鄭注所

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純以爵韠六

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純同如

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前章為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純同去五寸是

純以素故鄭注雜記云純純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

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于餘邊也其

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純以爵韠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

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韠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細以五采韠制大略如

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後挫角謂挫上角使圓不令方也注云正直方

之閉語者正謂不交也直而不交謂之正方而不交亦謂之正故云閉語

方氏慈曰韠即韠也故者蔽前一巾而已若存此象焉以其服在衣之後故有

罪之義焉若又作韠經所謂細韠是也又謂之給冠禮所謂韠給是矣若詩所

謂韠給自兩則韋弁服以之代韠而已說者以祭服曰韠朝服曰韠兵服曰韠

蓋無所據至于以韋為之則一而已士言爵韠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注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段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

繫于革帶 疏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韠繫于革帶鄭恐繫于大帶故云

凡佩繫于革帶以大帶用紐約

其物細小不堪懸韠故也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注此元冕爵

祭服異其耳韍之言亦蔽也緼亦黃之閉色所謂緼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

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疏鄭以上經是

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疏鄭以上經是

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疏鄭以上經是

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疏鄭以上經是

元端服之鞞知此鞞異于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元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惟元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鞞祭服稱鞞是異其名也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是祭祀稱鞞也鞞鞞皆言為蔽取蔽障之義也案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鞞也大夫赤鞞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明堂位云有虞氏服蔽夏后氏山股火周龍章是也此一命謂公侯伯之士上冠禮爵弁鞞鞞此鞞則當彼鞞鞞故云所謂鞞也毛詩云鞞鞞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為赤黃之閒色若于男大夫俱名鞞鞞不得為鞞鞞也以其非士故耳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也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元冕侯伯之卿絺冕皆亦鞞鞞

陳氏禮書此一命于公侯則為士而子男則大夫也再命于侯伯則為大夫而子男則為卿者也三命則侯伯之卿是也典命所載可考已見鄭注蓋赤黃閒而為縹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于士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于卿大夫言之以其如畢羅之可蔽則為鞞以其文飾之與裳辨則謂之鞞可以為祭服亦可以為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鞞為祭鞞為朝誤矣 又曰鞞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見於方叔赤芾朱鳥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鞞幽衡赤鞞蔥衡若朝服也然主人元端素鞞于廟門之內以筮日則見于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鞞皮弁則素鞞又序于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鞞不得為朝服也

陸氏佃曰韞日在味谷縹日在暘谷之色赤則既進矣故鞞鞞鞞也進而為縹縹進而為赤赤進而為朱詩曰朱芾斯皇有暘蔥衡則三命赤芾蓋朝會之服士一命皮弁素鞞再命為爵弁鞞鞞若加一命是為三命服元冕矣元冕以上服鞞所謂一命縹鞞幽衡是也又加一命則服赤芾幽衡又加一命則服赤芾蔥衡是為五命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蔥衡此讀三命赤鞞蔥衡之誤

禮記雜記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注會謂領上經也領之所

糾以五采者細條也謂五采之條置于諸縫之中釋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
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為會此上緣緣釋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
領之所用益與紕同者紕既用爵章會之所用無文會組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
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
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釋之上畔
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釋之上畔淺緣而已去
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釋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
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

儀禮特牲饋食禮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之冠緇帶

緇鞞注于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口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

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鞞者下大夫之臣夙與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

疏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鞞與裳同色此朝服緇鞞大夫之臣朝服

素鞞此緇鞞故云下大夫之臣

唯口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鞞注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

齊服有元端素端然則元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疏周禮士之齊服有

元端素端司服文引之者欲見士之齊服有一元端而裳則異故鄭云然則元裳

以下見元端一而裳有三也彼注云素端者亦謂札荒有所禱請服之于此經無

所當而連引之耳若然士冠亦有元端三等裳而引司服者以此特牲祭祀時彼

據齊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

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時冠服為證也

陳氏禮書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

不忘本也爾雅曰蔽前謂之襜釋名曰鞞蔽也所以

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也是知鞞之作也在衣之

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君朱

大夫素士爵章者祭服之鞞也蓋君祭以冕服冕服

元衣纁裳故朱鞞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鞞

士祭以元端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鞞周官

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弁而祭于公爵

弁纁裳故緇鞞緇赤黃之閒色所謂一命緇鞞是也公侯伯之

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元冕司服孤

希冕而下鄭氏以為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鄭氏以為助祭聘王之

服蓋孤希冕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卿大夫元冕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元冕

纁裳故赤鞞所謂再命三命赤鞞是也鞞之為物以

其第前則曰鞞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鞞以色則曰緇

緇鞞

其第前則曰鞞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鞞以色則曰緇

以緼質則曰韎韐占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為韎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
 元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
 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
 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
 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鳥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
 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芾言
 方叔之將兵韐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韐以
 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
 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緼韐也韠長三尺所以象
 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
 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韠六寸不至下五寸
 純以素紕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
 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各五寸則其中餘二尺

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
 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
 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
 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韐韋以禮推之周
 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
 之說是也周以虞庠為小學以夏序商學為大學以商人楷柳葬長殯以夏之塋周葬中殯以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皆待卑者以質
 也然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
 為領而會為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
 元酒俎上腥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
 為敬與不忘其本之說戾矣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
 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曰韠以蔽前
 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
 有韠也荀子曰共艾畢說者曰蒼白之韋是罪人有

鞞也及戰國連兵鞞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鞞天子

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故字或作紱徐廣申服儀制

幅烏內則曰幅履著綦其綦履繫也鄭康成謂幅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纏于足故謂之邪幅邪

幅所以自幅束也故謂之幅幅即膝約之也故漢謂

之行膝內則男子事父母有幅詩諸侯朝天子有邪

幅則凡行皆有幅特婦人不用焉故內則婦事舅姑

無幅

蕙田案以上鞞鞞

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鞶帶謂大帶也疏天子素帶朱裏

禮記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謂大帶也疏天子素帶朱裏

神也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神故云終辟

陸氏佃曰辟讀如字既夕禮曰有前後裳不辟辟之而已若積無數

陳氏澠曰素熟絹也用朱為裏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謂大帶也疏天子素帶朱裏

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練也士以下皆禪不

合而練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辟讀如裨裨謂以給采飾其側人君充之

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疏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也以素為帶不以

朱為裏亦用朱練終辟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為帶不終禪但以元華禪

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孰帛練為帶其帶用禪帛兩邊練

而已練謂緹緹也下禪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禪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禪之

士則用緹唯禪禪下一垂者注云率練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練積者以率非練

繞之事故讀為禪與禪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率練是從緹之

名以緹旁邊故知禪也云人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

偏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禪其紐及末者大夫卑但飾其帶紐以下至于末也

云士禪其末而已者士又卑但禪其一條下垂者故云禪末而已

陸氏佃曰士言練大夫言素相備也

陳氏澠曰大夫之素帶則唯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練緹也士以練

為帶單用之而練緹其兩邊故謂之練腰及兩耳皆不緣唯緣其紳故云下辟

方氏慤曰上有而字蓋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之也帶之體用素者示其有潔白

之德以約其身帶之裏用朱者示其有含陽之德藏于密下言雜帶君朱練則

則否也自天子至於士則降殺可見矣至于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為體焉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攝之也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尊下言凡帶有率無歲功則知率固不止于士矣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注居士道藝處士也疏居士錦帶者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為帶尚質也

陳氏禮書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居士即處士也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鄭氏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應氏鏞曰管子曰處士就開燕則士之未仕者也然書曰越百姓里居則居士非特窮而在下者也抑士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而君就命之後世命隱逸之禮即所謂節車衣錦之命民歟然士縞縞布帶乃其常耳退居而有錦帶亦敬厚而奉之歟

方氏慈曰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亦雅其稱而已或曰縞或曰素何也所謂縞則素縞而已所謂素則凡未受采者皆是也縞則生者而已素則生熟皆是也前言縞冠素紕此其辨歟然合而言之皆白而已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

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

注三寸謂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紳組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餘也結或為珍疏并紐約用組者并拉也紐約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

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上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鞞結三齊者紳謂帶鞞謂鞞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方氏慈曰紐約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組用組以約之則不可解矣紳長制士三尺者則自要而下三尺為稱故也言士如此則亦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謂府史之屬欲其便於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焉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

繚四寸凡帶有率無歲功

注雜猶飾也即上之禪也君禪帶上以朱黃也上禪垂之下內外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紳之如士帶矣無歲功則不禪之上雖紳帶禪亦用箴功凡帶不禪下上也疏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是閒色故在下也華黃色也者熊氏云近人為內遠人為外元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元故以為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鞞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鞞之內外皆用緇也

周氏謂曰于士帶言二尺則士以上皆三尺也于大夫言四寸則大夫以上皆四寸也士雖二寸再繚之亦四寸也大以形言雜以色言凡帶垂者謂言司二尺有五寸者率者欲其自直而已有率則行箴功而言無箴功者指其無所禪而言之陸氏佃曰天子雜帶蓋亦朱綠而不言則用全天子之事雜非所言也禮記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雜裳冠禮云元裳黃裳雜裳是也雜裳先謂謂前元後

黃素帶即大帶也言素以于雜帶為素言大以于雜帶為大然則素帶冕服之帶雜帶爵弁皮弁元端之帶知然者以爵弁服繼帶皮弁服繼帶元端繼帶知之也綠木之閒華土之閒先儒謂五閒綠紅碧紫緇黃蓋所謂繼帶也據此大帶四寸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也士繼帶二寸方氏慤曰言大夫帶四寸則亦舉卑以見尊也不言士則以獨二寸故也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為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為采矣大夫以元則失之太賤故又為之華藻焉士繼帶二寸則半大夫之制故也再繚四寸者皆統于要則合為四寸矣此所以半大夫之制歟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也然帶之有箴亦用箴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

蕙田案無箴功謂無刺繡之功即所謂素帶是也方氏說非

深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毋骨者注當骨緩急難為中也疏此深衣帶下于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白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呂氏大臨曰帶下無厭髀上無厭

詩曹風鳴鳩其帶伊絲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辟雍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是其飾焉

小雅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箋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視巾者男用革女用絲有飾絲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縹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絲之垂而下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

何氏楷曰帶大帶也小爾雅云帶之垂者謂之厲左傳所謂鞶厲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焉案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謂之紳上帶為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者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帶皆博四寸上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繼辟下垂質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惟鄭元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縹之裂言鞶囊必裂縹縹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縹耳鞶其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表是鞶之別名今人謂表書之物為表言其施帶施鞶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為小囊則表是何器若表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是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實

昭公十一年左氏傳叔向曰衣有繪帶有結注繪領會結帶結也

國語魯語卿之內子為大帶大戴禮五帝德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爾雅釋器綖綬也

釋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

陳氏禮書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輓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悅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故儀禮士

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元華蓋素得于自然練成于人工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禮器冕朱綠纁雜記公襲朱綠帶助禮問諸侯朱綠纁皆取正色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辟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于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于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于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絳而已

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鞞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鞞結三齊有禮帶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鞞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于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書云華于文稱凡則眾禮該矣鄭氏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隋志曰乘輿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王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儀羅白大帶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五品已下紕其垂外以元內以

黃紐約皆用青組六品已下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約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 內則曰男鞞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膺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鞞帶摺笏鄭氏曰鞞帶鞞鞞帶不言鞞緇者欲見鞞自有帶鞞帶用革笏摺于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鞞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于革帶笏摺于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鞞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于祛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鞞列丑阮諶云鞞螳蝦鉤以相拘帶謂之鉤鞞唐以玉為鉤鞞與古異矣然革帶用于吉而已荀卿曰摺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褐衣象裘色鞞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鞞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鞞同色與

蕙田案以上帶

周禮天官玉府共王之佩玉

注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

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璜珠以納其間疏佩玉者王之所帶者謂佩于革帶之上者也所佩白玉謂衡璜琚瑀元組綬者用元組係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引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蔥衡者衡橫也謂蔥玉為橫梁下有雙璜衡牙者謂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夾于末著衡牙使前後兩璜故言衡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于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于琚瑀之內角斜繫于衡之兩頭于組末繫于璜云璜珠以納其間者璜也球出于蚌故言璜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于其間故云以納其間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注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者謂所

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疏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樂記角為民徵為事石肅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宮為君羽為物今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為物宜積聚故在于左所以逸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

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

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注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齊當為楚齊

之善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圍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俯見于前也揚之謂小仰見于後也鸞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疏路寢門外至應門

謂之趨于此趨時歌采齊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于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略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見于前者謂佩帶前垂而見之見于後者謂佩帶後垂而見也鸞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

陳氏禮書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右

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

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

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也則黃鐘之鐘所以

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

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鐘而陰鐘應之

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鐘而陽鐘應之則止而

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

動則無廢功

方氏慤曰古者君子以見佩之所設其所由來尚矣

佩上有一瑀下有二璜瑀奇天道也璜耦地道也上有三珩中有一琚瑀又謂之衡衡云以爲平也珩又謂之衡衡行也人行亦行耳則佩之設也豈苟然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知行而不知止則動或生悔知止而不知行則靜或失時以處靜必知動故右之聲而中徵角之陽以卽動必知靜故左之聲而中宮羽之陰焉先右而後左者禮以右爲尊故也至於言結佩設佩則先左而後右者德尊而事卑故也此所以爲德佩事佩之辨而五聲之中獨無商者則與周官言宮之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溫樂之享神也而懷神

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爲秋秋之氣肅非所以爲溫故也於五行爲金金之性剛非所以爲柔故也齊周官作薺當以周官爲正采薺蓋逸詩肆夏卽九夏之一也周還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圓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中規仁也中矩義也君子雖行步而不忘仁義焉玉鏘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者是矣夫環佩以玉爲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君子存心以仁爲本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爲先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

也

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走卻回來其
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走如曲
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注謂世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于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緩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于君則結佩亦結左之示已無德也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其緩不使鳴也賀云事佩緩且不鳴今云結緩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是木燧大鵬之屬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恆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

陳氏禮書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

佩則左紛悅右玦捍之類左佩皆五右佩皆六以左
陽而奇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
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

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鞮乃言容兮遂兮是先

設事佩後設德佩也此經鄭氏以為世子之禮是也

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是與世子之禮異

也

馬氏晞孟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是以左右皆以玉臣佩卑是故左以德右以事

輔氏廣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略故言設佩朝戒其放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應氏鏞曰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遂以此為世子之事然尋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

齊則結結佩而爵譚

陳氏禮書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

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儀禮之陳服器有

順有緝順則直緝則屈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注凡謂天子以至士衝牙居中央以前後兩也

疏佩玉有衝牙者凡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

宗廟制度

穿以噴珠下端前後以懸于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
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
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
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

方氏慈曰帶以約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有衝牙者
以往來于兩璜之間相衝焉故謂之衝牙牙言其體也衝言其用也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玟

而緼組綬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

王色似山之元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也緼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

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問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

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子雖佩瑜

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為緼鄭以緼云元

組朱組者是色則純亦是色也故讀純為緼

方氏慈曰組與前所謂纒之組同組以言其質元以言其色綬以言其用也緼

與緼之緼同君以無為而體道則純故色以純者君也臣以有為而用事

事則雜故色以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純

而山元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

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

之以山元也綬純以元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此非降殺之辨歟

蔡氏德晉曰詩國風青子佩毛傳云士佩瑀玟而青

組與此不同疑此言已仕之士彼言未仕之士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也也

環廣五寸以綦組為

綬也五寸法五行也

一命幽衡再命幽衡三命憲衡注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

白

詩王風丘中有麻貽我佩玖疏玖佩

玉之名

鄭風女曰雞鳴雜佩以贈之

集傳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

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

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

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

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

有聲也

秦風渭陽瓊瑰玉佩疏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佩

是美石

次玉

小雅采芑有琯蔥珩

大東韜韜佩璲璲佩璲者以璲玉為佩

禮記經解行步則有環佩之聲注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

子佩象環五寸八君之環其制未聞也

春秋定公五年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陽虎將

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注璵璠美玉君所佩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

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夫繼武士中武是君臣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為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哀公十三年左氏傳申叔儀乞糴於公孫有山氏曰佩

玉榮兮余無所繫之

國語晉語公子夷吾私于公子縶曰黃金四十鎰白玉

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

楚語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大戴禮保傅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

牙珉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衝在中牙在傍珉亦作璉納于衡璜之閒總曰

珉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

三才圖會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纘珠中組之半貫

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于瑀上

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陳氏禮書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

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纘珠而

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

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中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字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

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

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

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居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為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玳蓋玉之貴者莫如白晉以白珩賂秦而楚寶白珩以聞於晉則白玉之貴可知賤者莫如瑀玳山元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元水蒼其文也瑜與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瑀矣士佩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瑀或作礪以

其多石故也玳或作珉以其賤故也衡亦作珩韋昭曰珩似磬而小詩曰有璜蔥珩晉語曰白玉之衡六雙楚語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大戴禮曰上有雙衡玉藻曰一命幽衡再命幽衡三命蔥衡韋昭曰珩似磬而小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衡牙觀晉語大戴禮皆有雙珩則珩雙設矣珩貴白而賤幽綬貴元而賤素方叔非止三命而佩蔥衡者孔穎達曰玉藻累一命而上于三命自三命以至九命皆蔥衡也以理或然何則方叔所乘者路車所服者朱芾則所佩者豈特三命之衡哉爾雅曰青謂之蔥綬爾雅曰衿謂之衿佩衿謂之綬則衿衣之小帶也綬佩之衿也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綬也璜肉倍好謂之璧半

璧謂之璜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佩璜大戴禮曰下有雙璜璜居前後而牙衝之然後有宮角徵羽之音
衝牙玉藻曰佩玉有衝牙鄭氏謂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兩端之璜然璜非牙也當從鄭說
璜璜說文曰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
又曰佩玉瓊琚大戴禮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璜玼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毛氏詩傳曰雜佩者珩璜瑀衝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瑀為之也
漢制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又孔子佩象環衛南子環佩璆然魯昭公賜仲環而佩之昭四年
開得施玉環鐵環曰鑄蓋古者佩玉有環矣
組天子元諸侯朱大夫純世玉藻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組綬諸侯朱綬諸侯佩山元玉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玟玉而緼組綬鄭氏曰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純當為緼
詩曰青子佩毛詩曰士佩瑀玟玉而青組綬爾雅曰璫璫也璫璫也璫璫也璫璫也漢志曰受也謂之璫以其貫璫玉也謂之璫以其貫玉相承也其飾天子元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元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黃者事之雜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鄭氏以大夫純綬為緼綬毛氏以青為士佩豈其所傳者異歟
禮紳鞶結三齊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制貴者緼長三尺二寸卑者緼長三尺古者之佩蓋亦類此
然秦以采組連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
天子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纁

五經通義卷之六 宗廟制度

五禮通考卷之六
三
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
黃纁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
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
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
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
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
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
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
十首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
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丈
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
唐制天子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纁
綠爲純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寸四分

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
大綬而首半之皇太子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
赤白纁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紛
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羣臣一品袞冕
山元玉佩綠緌綬綠質綠紫黃赤色爲純長一丈八
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二品鷩冕佩水蒼玉紫綬紫
質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三
品毳冕紫綬如二品白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
紅爲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五品元冕
黑綬紺質青紺爲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
首進賢冠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遠游冠
纁朱綬朱質赤黃纁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
百四十首然大綬之飾於古無有特後世之制也

珽珠玉府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大戴禮曰珽珠以
納其閒韓詩傳亦曰蠙珠以納其閒蠙者蚌也珽卽
蠙也然荀卿賦曰璇玉瑤珠弗知佩也謂之瑤珠則
以玉爲珠非蚌珠也謂之蠙珠蓋其狀若蚌珠然
結佩結又屈之玉藻曰齊則結佩鄭氏曰結屈也結又
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
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况
敢聽樂乎儀禮陳服器有順有緝順則直緝則屈故
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結陳衣于房南
領西上結士虞禮曰器西南上結旣夕禮乃奠豆南
上結俎二南上不結鄭氏曰結讀爲緝緝屈也江沔
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緝

蕙田案以上佩

右鳥履鞞鞞帶佩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八

四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八

禮部

